

殷栗齋集

卷十五

卷十六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五

俗稱子為狗仔誠如雅
犬耳必生之耳以狗仔呼
之入生時易為犬子耳

蘭相如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論

司馬相如本名犬子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論史者又謂蘭
相如雖千載死人猶凜凜有生氣若曹蜚李志雖見在奄奄若九
泉下何相如令人傾慕一至于此曰傾慕其捧璧歸趙也傾慕其
使秦王擊岳以償趙王鼓瑟之醜也傾慕其捧璧擊岳時廷叱秦
王而辱其羣臣也吾謂相如是為傾慕仍不在此以此乃粗糲武夫
不畏死者能為之何獨相如相如之難能可貴全在避匿廉頗一
事其舍人初以為恥相如曰以秦王之威相如廷叱之獨畏廉將
軍哉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兩虎共鬥
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老子曰大

智若愚、大勇若怯、相如當之矣。相如有避匿、廉頗之怯、然後有廷叱秦王之勇、所怯者是私門、所勇者是公戰、非英雄氣慨而兼以多少聖賢涵養、不能如是。從來勇于私鬥之人、未有不怯于公戰者。燕國有武士秦舞陽者、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乃令舞陽為副。及見秦王、舞陽色變振恐。此正與相如相反者。然是游俠刺客之最下、不足言矣。後來怯于私鬥之人、鮮有不勇於公戰者。漢寇賈所以成光武之功、唐郭李所以平安史之亂、其倖如宋之趙閱道、與范鎮、以論陳恭公事有隙、介甫毀范于上。上他日問趙、對曰、忠臣介甫曰、不與景文有隙乎。曰、不敢以私害公。唐介論文彥博專權、植黨、交結宮禁、唐既敗、文亦罷相。

未幾召遷位、既上言召介尋至、大用、同執政、以皆善學相如、是以
風矣、元撫廓與諸將之爭、廉訪使張楨本以意遺之書、而不能、用
元以是亡、噫、功名之地、誠不易居、此中六、幾無朋友一倫、雖以廉
頗之賢、猶不能免、苟非相如善處、則朋友一倫、其影響且中于國
家、趙之亡、寧待始皇之十有九年哉、現於相如、可以言恩讐之事
矣、有恩而無讐者上也有恩亦有讐者次也有讐而不分其孰先
孰後、誰後誰急、斯為下矣、一人之讐與一國之讐較、則一國之讐
為先、一人之讐為後、國內之讐與國外之讐較、則國內之讐為後
國外之讐為急、今一國之讐不報復、而自矜其報復之能于一人
之讐、國外之仇不抵抗、竟專用其抵抗之力于國內之讐、況國內

之所謂讐者、非父之讐不共戴、兄弟之讐不反兵、其讐也、讐以權耳、讐以利耳、讐以權利之爭而分、党如左傳所謂有党必有讐耳、同党與不同党、讐同党與同党更讐、党爭一起、我為兩虎、人何憚而不為卞莊、我為鵲、人何憚而不為漁人、我為韓盧、東郭人何憚而不為田父、噫、党爭何時可已、國事難言矣、

摘錄

懺

夫七情之怒、五行之火、得于先天者然、相如對于廉頗、

則以水濟火、以忍制怒、七情惟怒難制、相如能制之、可見相如亦氣概、亦涵養、胡致堂並廉頗而贊之曰、廉頗攻戰之士、口舌之人耳、觀其克己降心、平難平之氣、以義相勸、昨日隙如讐、敵今日歡若平生、雖學于聖人之門者、未易及也、簡相如當之無媿、並贊廉

頗其謂之何、從古以來、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譽者、于唐為李郭、而
於趙為廉簡、至平勃交驩、則并無私譽之可言、其品格在廉簡之
上、是故平勃交驩而漢以興、廉簡釋怨而趙僅以不亡、
再錄胡致堂史評、議者或以寇賈之事擬之廉簡、非也、廉簡之
譽先起於頗、相如降心、頗即引罪、此所以為賢也、賈復不輯、都將
殺人他境、寇恂職之不為甚也、使復明志、亡且謝、乃更蓄憤、欲
手劍之、逮至帝前、憤猶未解、殊無責己、訓勅不嚴之意、待以禮而
避其鋒、恂則得矣、復豈可與廉將軍班乎、
分
明
謂賈不如廉、誠然、然以
廉同於簡、軒輊似未甚

孫臏減竈虞詡增竈論

兵強示之以弱、兵弱示之以強、不示弱則敵人知懼、知懼而我無以誘之、孫臏所以減竈者為此、不示強則敵人不知懼、不知懼而我又何以制之、虞詡所以增竈者為此、事不同、理實同、也是故善用兵者、兵強不示以爲喜、兵弱不示以爲憂、在乎用之得其當焉、故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兵不厭詐、又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怠、雖然、孫臏之勝魏、虞詡之勝羌、其勝之道、猶不存乎減竈與增竈也、龐涓爲魏將、忌孫子之能、斷其足、是其氣已餒、而自供其弱也、孫子于斷足之時、其氣已破魏而有餘矣、虞詡爲朝歌長、曰不爲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是其未爲武都太守之時、其氣亦

足破見而有餘矣。儲之平日用之臨時。即使孫子不滅竈。虞詡不增竈。亦有勝之之道也。善用兵者。先有其氣。然後行其事。不必敗敵。亦必不敗于敵。自然神乎規矩之中。而不出乎規矩之外矣。尚不如是。則心為外物所移矣。心為外物所移。而利害之念生。則勝負之權操之於敵。操之于敵。我亦能為魏之驕。羌之怯也。雖增竈滅竈。何濟于事乎。

其二

兵詭道也。其勢無常。善用兵者。必審其勢而任之。必復其勢而乘之。能而示之不能。不能而示之能。用而示之不用。不用而示之用。強而示之弱。弱而示之強。勇而示之怯。怯而示之勇。離而示之合。合而示之離。實

示之虛、虛示之實、知示愚、愚示知、服示寡、寡示衆、進示退、退示進、連示渥、渥示連、取之以示舍、舍之以示取、彼之以示此、此之以示彼、兵無常勝、無常勢也、雖然、苟非知己知彼、則亦無所用其勢、故知己知彼、百戰不怠也、若齊之孫臏滅竈、以死龐涓、漢之虞詡增竈、以敗西羌、可謂能知己知彼、善用其勢、以取勝者矣、夫孫臏將強兵救韓、龐涓固善兵者也、苟不示之以弱、則無以驕之、而輕其心、故用減竈法、虞詡為武都太守、兵微力弱、以敵強勇之西羌、苟不示之以強、則無以威之、以挫其氣、故用增竈法、所謂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二子得之矣、且夫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兵策之上者也、故我強敵弱、則示之以弱、形而動之、使來、楚伐隨、羸師以張

之亦是也。我弱敵強、則示之強形而動之使去、隋煬帝解突厥始
畢、可汗之困于雁門、亦是也。若此者、能知己知彼、以無常之法、而
應無常之勢、是以其事雖相反、其收功實相同也。是故、兵勢奇正
相生、如環無端、不可窮也。不然、若趙括泥其法、以談兵適足以取
亡耳。曷足貴乎。

屈原不肯去國論

柳下惠寧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屈原寧投汨羅死而不忍歷九州而相君、同姓無去國之義也。夫同姓而就可以去、則非同姓者吾將何以勸之易遷卦為君子應遷之時、而二爻不言遷、蓋二與五相應時雖遷而位不可遷、故不言遷、況位不可遷、加以姓不可遷者乎、同姓無去國之義、易含此意矣。雖然、若未嘗仕焉者、同姓亦可去也。且有仕焉而亦去者、商紂時比干死之、箕子奴之、微子則去之、豈微子就非商同姓之至親、而位且尊者乎、曰有比干之死、箕子之奴、若無微子之去、則殷祀無以存、豈臣子之所願也。然有微子之去、若無比干之死、箕子之奴、則殷亡又恐不待牧野陳

師之後矣、箕子故曰我不願行、趣是故不去、聖人皆許以為仁也、然則居原即比于箕子之不去也、帝高陽之苗裔兮、離騷為三百後忠孝文章、首一語定之矣、

秦始楚絕齊論

從來謀國之道計是非不計利害以其最上者也計是非并計利害則其次也不計是非而專計利害又其次也計目前之利害而不計將來之利害斯為下矣然猶曰利害足相抵也目前之利己可知吾願目前而已將來之害未可知吾何計焉其下之又下者貪目前不可知之利而忘將來必可知之害如楚懷王之事可異已楚堂堂萬乘之國也以齊為援韓魏為國虎視燕趙雄對函谷何有加乎楚哉然終滅于秦者豈天理使然哉昔張儀為秦謀楚而相馬說楚絕齊而秦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陳軫諫曰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則患必至矣又曰夫秦

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閭阨約于齊則楚孤。秦奚貪乎孤國而與之商于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地齊交西生患于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軫之言可謂燭照而數計矣。張儀之為此明是欺楚之無人。今觀軫言謂楚無人不可也。張儀盜不知之。雖然。荀息之以璧馬假道于虞。知有宮之奇而亦知虞公必不聽之。奇言張儀以商於請絕齊于楚。知有陳軫而亦知楚王必不聽軫之言。兵法有所謂知彼知己者。以其事矣。然則滅虞者非晉。虞公自滅也。亡楚者非秦。楚王自亡也。貪而且愚。若虞公楚王而不受滅亡之禍者。古今未之聞也。雖然。楚王之貪且愚。比虞公尤甚何也。晉之璧馬已入于虞。而秦之商于未入于楚也。未入

于楚而先絕齊、是徒受將來之害、絕無目前之利、千古之貪且愚、
誠未有過于此者、後來楚漢之際、乃以楚懷王孫心為懷王、號義
帝、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欲借此激動天下、夫楚罪大矣、自滅以
滅六國、何云無罪、罪楚王吾尤以罪天下後世之如楚王者、蘇子
六國論曰、以天下之大、而後六國破止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吾仿此意而言曰、以天下之大、而效楚王貪且愚之故事、是又在
楚懷王下矣、